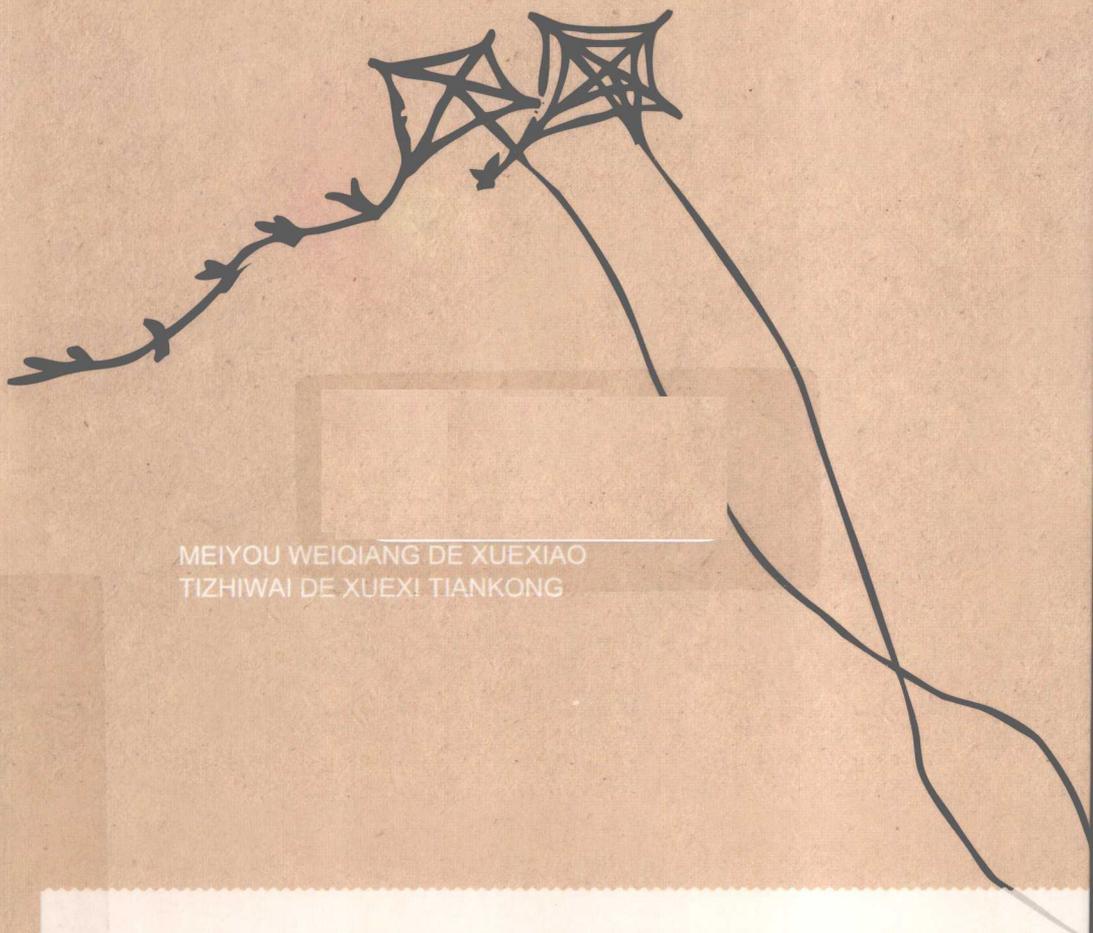


没有围墙的学校

体制外的学习天空

(台)李崇建 甘耀明 著



MEIYOU WEIQIANG DE XUOXIAO
TIZHIWAI DE XUEXI TIANKONG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MEIYOU WEIQIANG DE XUEXIAO:
TIZHIWAI DE XUEXI TIANKONG

没有围墙的学校

体制外的学习天空

(台) 李崇建 甘耀明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没有围墙的学校 / 李崇建, 甘耀明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81119-867-6

I. ①没... II. ①李... ②甘... III. ①中等教育—概况—台湾省

IV. ① G639. 285.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2331 号

© 李崇建, 甘耀明

本书由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4026 号

尊师园书坊 09

没有围墙的学校

——体制外的学习天空

(台) 李崇建 甘耀明 著

策 划 侯 亮

责任编辑 宋淑静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

出 版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05 号 (100048)

电 话 总 编 室: 010-68418523

市场营销: 010-58802818

新华书店: 010-68418521

网 址 www.cnupn.com.cn

邮 箱 zunshiyuan@hotmail.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47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序一

从那个春日午后

黄武雄^[1]

月前崇建来找我，邀我为他与耀明合著的这本新书写几句话。十年来我只两次答应过朋友或出版社替新书写序，原因是一九九四年生过一场大病之后，便深感时不我与，为书写序谈论问题不易深入，许多序文也有时效，留不下痕迹，我希望多留一点时间做自己内心最喜欢做的事。

但当崇建邀我写序，我便一口答应，因为多年来崇建、耀明与一些热情的教师们卓兰山上用他们的青春为理想教育努力。他们积年累月开创出来的经验，淬炼成书，将无比珍贵，而我个人与全人学校又颇具渊源，在全人还未诞生之前，创校人老胡子便来同我谈过办校的构想。我答应为崇建与耀明的书写序，简直是不假思索。

[1] 黄武雄，台湾知名学者，社区大学创始人、四一〇教改发起人，著有《童年与解放》、《学校在窗外》等。

但细究起来，那种不假思索，是因它理所当然，不容推辞。及至崇建来访，走后留下书稿，我想起要先读完书稿，再下笔写序，终究是新增的负担，尤其手边正在赶写数学书，实在也腾不出时间。可是送走崇建后，我坐下来一边喝着茶，一边拿起书稿翻看，未料立即入迷，一口气读完整本书稿。

读这本书稿的经验，很像年前读另一本书稿，标题叫《我与我的那些小野兽》（新苗出版），作者粘峻熊是森林幼儿园的教师，他把十多年来，与郑世仪、陈丽宽三人在森幼带幼儿的经验择要落成文字。

两本书都引人入胜，让我在喝完一杯茶的时间里一口气读完。当然书读完的时候，茶凉了，但眼眶是热的，心是热的，额头也是热的。

两本书都记载着许多真实而感人的故事，故事中都留下许多会让人慢慢反思的问题，也铺陈了许多鲜活的对话与场景。更珍贵的是，故事的叙述里，都有作者面对自己内心世界的真诚与坦率。读者看到书里的孩子们在成长，也看到作为教师的作者一起在成长。用心的读者说不定读完书之时，也发现连自己都变了，变得与过去不一样了。

两本书又有一点好玩的类似。我儿子年询幼时上过森林幼儿园，十一岁进全人学校，两本书所写的许多故事都发生在他的生活周边。年前他捧起粘老师写森幼的书稿，立即入迷，不时对着书吃吃地笑着，最近他捧起崇建与耀明两位老师合著的书稿，也是立即入迷，不时对着书吃吃地笑着。跟我一样，两本书他都一口气看完。看完之后也不时在引用，例如他很喜欢

崇建讲“传统的由来”那个笑话（《自由与限制》，71页），逢人便开心地重讲一遍，到处在传播。

真是这样，两本书都很好看。粘峻熊的《小野兽》自年前出版以来，因为书中的故事佐证幼儿教育的另类观点，不只引起幼教界广泛注意，而且深入街巷，读者老少咸宜。一位工匠读完粘的书后对我说，他几十年没像这样好好地读完一本书了，又说他边读边想起自己的童年，觉得自己小时也像书中人物那样调皮，常出些叫大人意想不到的鬼点子，可怜他没机会进森幼那样的开放学校，反而因调皮时常被大人追着打。他说，今日回想起来，像森幼那样的教育才是人的教育。我相信崇建与耀明的书，也将跨越读者群，在更多的人身上引起共鸣，修正大家对青少年教育的偏见。

二

一九九四年，老胡子到新店山上来找我，说他与几个朋友（应指徐敏玮、刘兴梁等人）要在山里创办一所“社区学校”，招收青少年期的孩子。他们的构想是在山里找一块地，邀一些认同理想教育的家长，合力辟一社区，社区以学校经营作为生活中心。

这个构想看来美丽而大胆，对于老胡子勇于去实践，我只有由衷钦佩。当时我唯一顾虑的是：一群人长年聚集在一个封闭的社区，人际关系要耗费庞大心力去协调，加上社区与学校

之间，家长与教师之间的矛盾会层出不穷。如果是位处一般现代国家开放社区的公立学校，情况还比较单纯，因为它所涉及的是正常的现代教育。但老胡子想办的是理想教育。理想教育所追求的理想，很难在社区住户中真正求得一致，何况理想面与实践面的落差，更须长时间摸索才能慢慢缝合。

如果这群人有坚定而同一的宗教信仰，这种主张理想教育的封闭型社区学校，也还不难经营，因为宗教信仰本身便是社区的共识。

可是只有理想没有类似宗教的信仰，社区学校经营起来将非常棘手。虽说大家都在追求理想的教育，但理想教育在每个人心中分别有不同的诠释，尤其一旦化为具体实践，每个人因自己经验各殊也将有意见分歧。

所以当老胡子首次同我提到他的计划时，我只能低调地说，那是个美丽而大胆的计划。我没有鼓励他去赴汤蹈火，却平静地说：“你真勇敢。”

翌年校址定在卓兰山里，我去看他。当时校舍已盖了一半，老胡子趴在地上修改校舍草图，徐敏玮当工头，刘兴梁在搬运东西。大家认真在工作，美丽的轮廓已浮现在每一个参与者的心中。

然后老胡子与徐敏玮带着初期招聘的教师来访，当时我在台中养病，那是春日的午后，温煦的阳光晒在庭院。一群人坐在院子里的草地上谈未来，谈理想，谈即将实现的梦，每一个人都有说有笑，眼里闪着亮光。老胡子告诉我说学校要取名为“全人”，并侃侃而谈全人要怎么做。对身罹重症的病人来

说，那次聚会是无比欢快的事。多年之后，每看到全人的教师与家长陷入教学的困境，或陷入人事的纠葛，而胶着难解之时，我都会想起那个美丽的午后，而感到莫名的惆怅。

一九九五年秋，全人社区完工，学校开始招收学生。三年后，首届学生张中奕毕业。迄今九年之中，全人陆续吸引了许多有教育热情的年轻教师，及为子女追求另类教育的父母投身其间，提供一些孩子自由成长、自由学习的天地，而累积了无数青少年教育的宝贵经验。

三

崇建进全人是一九九八年秋天的事，耀明则于一九九九年春天上山。两人都志在文学创作，身列当前新秀作家。在这本书中，他们一反小说创作的手法，改以朴实的笔调记录这些年他们在教育第一线工作的经验，使关心教育的人清楚看到全人学校日日在发生的真实故事，也看到作者本身的挚诚、他们的观察与他们的心路历程。

全人九年遭遇了很多问题，但确实也带给孩子们美丽的日子与快乐的时光。年前我读一篇全人学生回忆往事的文章《我在全人的日子》（注：作者郑皓去年毕业于全人，现就读于中正大学数学系）。与读崇建、耀明这本书一样，我读完郑皓的文章时，眼眶是热的，心头也是热的。

一九九九年我把自己的儿子年询送进全人，因此能近身

观察全人，也看到全人学校的教育在孩子身上的影响。自全人创校，老胡子便找我当全人学校的教育委员。那时是根据全人学校章程以“社会公正人士”应聘，及至年询进入全人之后，我已身为学校家长，不能再称为“社会公正人士”，于是改以“学者专家代表”的身份厕身于教育委员会。

二〇〇一年夏，老胡子因精神过度负荷而卸职，离开他创办的全人。校长一职改由大雄接任。翌年因学校立案所需，我不得已入组董事会。九年来，我接触全人学校的身份是多重的。从老胡子与大雄的朋友，教师们的小伙伴，到家长，到全人的咨询等，多重身份让我得以从种种不同的角度观察全人这所实验青少年解放教育的重镇。

崇建与耀明的书是个好的开始，我希望以后陆续会有更多记录全人的书出版。崇建与耀明在书中提出了很多问题，他们也以自己第一线的成功经验解答某些问题。谘商是崇建切入问题的角度，他似乎在这里找到答案的依据。

在本书记录的案例之外，我亦耳闻崇建与其他教师感人的成功案例。全人教师真诚而平等地与孩子们相处，与孩子们做朋友，陪伴他们成长。在一般学校里，“师道尊严”总是有的，甚至于课业之外，教师亦难免自居指导者或辅导者的角色，对学生进行人格与感情教育。全人却是罕有的例外，全人的教师经常像孩子一样，与学生们玩在一起，相互追逐，相互调侃，相互逗趣。当学生心中有难以排解的情绪，教师不过是默默聆听、心怀同情的朋友。全人的学生都非常喜欢在学校晃荡。在那里他们须学会调适自己与“同侪”——包含与小小孩，与大小孩，与老小

孩之间的人际关系，但完全免除有形或无形的权威性的压抑；也因此经过几年后，全人学生一个个都变成心理健康的小大人，远比一般大人善于处理自己的情绪，看事情也能更成熟地面对自己，这无疑是全人学校重要的成就。

崇建与耀明在书中所谈的真实故事，正是全人学校如何取得这项成就的线索。如果日后陆续有更多全人学校的第一手经验分析出现，世人会更有机会探察青少年成长的秘密。

当然，成功的背面是一连串的挫败，这些挫败的经验也须摊开来分析。许多报导另类教育的书籍，经常都只谈成功的事例，未能真诚面对另类教育的挫败。由于外在大环境始终对另类教育带着高度偏见，另类教育工作者报喜不报忧的心情，我当然能了解。包括我自己，面对社会主流价值的成见，在谈到另类教育之时我也难免扬善抑恶。十多年来，我始终未曾公开批评现有非体制的理念学校，便因这个缘故。

但时候渐渐到了，这些非体制学校已有了上百学生毕业，学校当初的教育会深深影响他们后来的一生，学校内部的问题不能再轻忽。虽然这些非体制学校的生存环境依然恶劣，人力物力依然拮据，社会肯定度依然不足，但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却不能再延迟。

崇建与耀明在讲故事时不断检视自己，作者能如此自觉也是这本书的特色。但这本书毕竟是首次出版的谈全人学校的书，青少年理想教育的问题还留待更多参与者做更广泛更深入的探讨。

四

二十世纪对人类精神文明有重大影响力的心理学家弗洛姆(Erich Fromm)，一方面很赞扬理想教育家尼尔(A.S. Neill)办夏山学校(Summerhill School)的理念(后者着重青少年的情绪管理，以自由与了解消除人内心的压抑，发展个体的潜能)，但另一方面弗洛姆也一再提醒尼尔，指出知性教育的重要。

就这层意义来说，我的态度与弗洛姆相仿。最近在左岸出版的《学校在窗外》^[1]一书中，我反复申论一般学校教育该做的两件事：

打开经验世界

发展抽象能力

并在书中(篇四之二)直陈全人学校的问题^[2]。这里所谓“打开经验世界”，包含生活经验与思维的经验，包含人的知识视野，而这知识视野必须紧密联结于人的主体经验。至于“发展抽象能力”，指的则是发展人掌握事物普遍性的能力。

我始终认为人了解世界，了解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才能了解自己。人对世界原本是充满好奇的，沿依人天生好奇的趣向，引导人走入广大的世界，深入其中易于与人本身相联结

[1]《学校在窗外》简体版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2月出版。

[2]参见《学校在窗外》简体版p201-202，编者注。

的客体经验，人才会逐渐探索出自我的图像。与生命相连的磋商，使孩子心有依靠，对解除防卫与压抑，无疑有珍贵的作用。但能进一步打开视野，结合知性的发展，孩子才能慢慢重构价值，建立起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世界观。

至于抽象能力，则搭配着经验开展，去追求事物的普遍性。人有了好的抽象能力，要进入文明社会，融入文明创造，便有了能力，有了基础。一方面他会更洞悉世界，了解自己，另一方面，他在文明社会里才会拥有信心，去寻找自己在世界中的区位，这对人格的成长亦无比重要。

可是人如何培养出抽象能力？这是让人困惑的问题。掌握抽象语言，是发展抽象能力的起点。套装知识的训练，有助于抽象语言的熟习。我们只知道有少数人在套装知识的训练中，也发展出良好的抽象能力。但我们并不知道有其他既成的系统方法，可以有效地培养人的抽象能力。当然启发学生思辨，是培养抽象能力不能不做的事，可是如何拉高抽象能力的层次，我们仍不明白。

因此，依赖套装知识的深化，变成了我们唯一的选择。这些观点，我于《学校在窗外》一书中已用相当篇幅做了分析。由于抽象语言的掌握与抽象能力的发展，必须借助于套装知识的训练，在理念学校引入套装知识，每被误解为屈从升学现实，帮学生准备升学，而被指责为背离理想教育的目标。这项误解多年来带给全人学校无数困扰。把情感成熟与知性成熟对立起来的二元论，向来是理念学校办学者的思想困境。我于

《学校在窗外》一书以及早先的著书《童年与解放》^[1]中，不断说明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便为了破除这种情感与知性对立的二元论。

全人学校（与其他非体制的理念学校）多年来内部观念分歧的根源，细究起来都在于这两件事——打开经验世界与发展抽象能力，未能充分落实。但无论如何，对那些毕业的孩子们来说，在他（她）们长大之后，全人将是他们往后无数日子的梦乡。他们在这里度过美丽的时光，他们在这里尝试错误、嬉闹搞怪、大哭大笑、彷徨困顿，然后他们在错误中学习，在困顿中成长。当人类的乐园已失，现代多数人更无故乡可堪回溯之际，我相信卓兰山上那片油桐与杉木林围成的几亩地，将会是全人孩子们一生永远的乡愁。

崇建、耀明与其他全人教师，包含创办者老胡子、徐敏玮、刘兴梁与继任者大雄校长等人，九年来所做的，便是在为孩子们构筑他（她）们日后的乡愁。对我来说，崇建与耀明这本书则是乡愁的讴歌。

[1]《童年与解放》简体版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2月出版。

序二

教育的新火花

程延平^[1]

我一直相信办教育，教师首先得把自己当成一个人，也把受教育的孩子当成一个人，然后大家才能相互平等、自由地“学习”，因为孩子的发展及成长，你不可能把什么价值灌输在他内心，教师和孩子都应该谦虚地注视激荡出来的火花。创办全人的七年中，我实际了解到我从孩子们身上学到的东西，跟孩子们从我身上学到的一样多，这些都是生命本质上的成长，非知识表面上的堆砌，这些东西触发了生命内在的探索，对世界产生了新的体悟，而这种明白，是终其身不会抹灭的。^[1]

全人学校的存在标示了一个和台湾现有体制教育对抗的记号，它不是“改良”，而是“对抗”，使人免于成为生产机器，免于成为国家主义的佣兵，这一点是我当时创办全人学校就心中明白的。所以期间经常有人问我，全人毕业的小孩如何

[1] 程延平，全人学校创办人、艺术家。

去适应现实的社会？我会说：“如果我们的小孩还去适应这个社会，我们就算白办这个学校了，全人出去的小孩不是适应社会，而是创造社会。”我不是故意夸大以示不凡，我们期望孩子发展成自由、独立思考且有行动力的人，而这样的教育环境，是需要教师极富耐心和宽容的。崇建、耀明在书中写到的许多故事，多半还是点到为止，它背后的思考和过程的繁细，非为当事者可以体会一二的。崇建和耀明是好老师，极富热情和创造力，愿意和其他的朋友在这个领域工作多年，让我非常感激。相信当这群孩子长大成人时，我们这群教师也会跟着更成熟，而十年前筚路蓝缕的校园里，那些树木也会长大到可以遮荫的程度吧！

目录

CONTENTS

序一 从那个春日的午后 I

序二 教育的新火花 XI

概述

从这里开始 3

老师 10

怪老头 15

生活

三剑客 21

牛头与马嘴 27

成为一个“人” 31

如果只是解决问题 36

我没听进去 40

狗脸岁月 45

送鸟上医院 50

我想不想做? 55

水来了	60
天呀！谁把房子拆了？	64
自由与限制	69

谘商

生命故事	77
生命故事附录	82
谘商传统	84
欣赏自己	90
上帝的礼物	96
P 的成长历程 I	103
P 的成长历程 II	108
P 的成长历程 III	113
P 的成长历程 IV	119
自我成长	125

冒险

孤独的美感	133
造反有理？	138
售后服务	143
传承	148
新山岳运动	153
冒险与危险	160
十六岁的漂流	170